通州冷知识
谁人留下天下第一砖？

本报记者 池阳 张嘉辉

金砖，是古代专供皇家宫殿等重要建筑使用的一种高质量铺地方砖。一般产自苏州、松江等地，在北京看到的金砖，大都已经成为了故宫等建筑的一部分，想要单独欣赏、了解这项古代制作技艺，往往要沿大运河南下去到其原产地。不过，在通州的北京皇城御窑金砖博物馆，您也可以近距离了解金砖的烧制技艺和金砖墁地技艺，面对面感受凝聚了古代工匠智慧的金砖。

“天下第一砖”

金砖在《天工开物》中有“天下第一砖”的美名，在古代和“皇木”并列，同为北京城建设和修缮各个重要建筑的基石。要了解这一原产自南方的“砖”中翘楚如何在北京大放异彩，还要追溯到明代。

“明朝永乐年间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，需要大兴土木建造紫禁城和一众宫殿楼宇。可用什么建呢？在挑选建材的过程中，经苏州香山帮工匠的推荐，苏州陆慕砖窑生产的砖最终被工部看中，这就是金砖和北京结缘的开始。此后，从南方来的金砖多由大运河运往北京，落地的第一站就是通州。”《通州纪事》作者王陆昕走在大运河边，看向运河的南方，在运河彼端的苏州正是金砖的发源地，“于是‘始砖于苏州，责其役于长洲窑户六十三家’，由于烧制质量优良，金砖博得了永乐皇帝的称赞，烧制金砖的窑场被赐名‘御窑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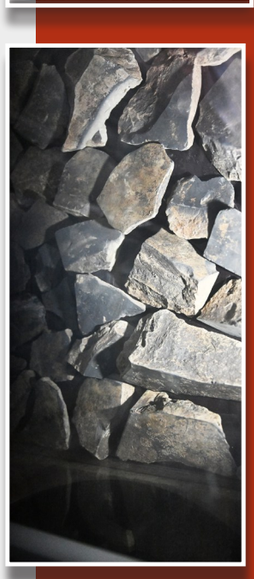
明清两朝，金砖都是北京城的“重要物资”，其价格也因烧制技艺和繁复独特的金砖墁地技艺水涨船高，有了“一两黄金一块砖”的说法。金砖之贵重，哪怕紫禁城中也不可铺张，只有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这三大殿大规模使用。如今，这些规格二尺二见方、二尺见方和一尺七见方的金砖依旧黑如墨玉、声如金石，引得游客啧啧称奇。

为什么金砖会在一众砖石中脱颖而出，它有什么不同之处？“金砖并不是金色的，从外观来说，金砖的颜色呈黛青色，而且必须毫无瑕疵。”王陆昕说，自江苏陆慕御窑村一带取黏土烧制的金砖需要经过选泥、练泥、制坯、装窑、烘干、焙烧、窨水、出窑等29道工序，前后经过700多天的时间才能烧制成，这才是半成品，在皇家建筑中经金砖墁地技艺三十道工序铺墁后才是成品金砖，即“珍品”。

作为专供少数建筑使用的珍贵建材，金砖也被附上了象征涵意。在强调品质的同时，明清两代对金砖的制作和运输进行了严格管理。从需求审批到任务派发，从生产监理到惩罚措施，每个环节都慎之又慎。甚至为了防止窑户偷工减料，不同规格的金砖还需达到相应的重量标准。

位于圆明园的长春园在修建中就发生过一个和金砖质量有关的故事。作为长春园的主体建筑，淳化轩建成之时适逢《重刻淳化阁帖》竣工，于是将刻板嵌于左右廊的廊壁之上，由此得名。据乾隆三十七年《江苏巡抚萨载为估办宁寿宫金砖分两年搭解事奏折》载，淳化轩金砖粗糙，曾遭到乾隆批评，还特别强调，之后用于宁寿宫的金砖务必坚实细致，质量必须更好。

可见对金砖的各项要求绝不仅仅是陈规，而是经常要受到皇帝的审视和监管。这也导致了金砖制作精益求精，历经工序后“出窑”的成砖“或三五而选一，或数十而选一”平均也只有20%至30%的合格率。



在通州看金砖

金砖难得，在北京看到的金砖，多已成为宫殿中的一部分。要是您想找一个地方单独了解这些“价值连城”的砖块，位于通州区漷县镇的北京皇城御窑金砖博物馆是不二之选。

来到觅永路1号院，不起眼的院门一侧，“北京皇城御窑金砖博物馆”的介绍牌颜色和金砖一样低调。博物馆创办人王忠华打开大门，露出院内工艺氛围浓厚的院落。

“这里不仅是金砖博物馆，也是首都觅子店人民公社旧址，已经建成了60多年，是北京少数保存完整的人民公社旧址，同时也是副中心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。”王忠华走在院子中，将博物馆的前世今生和自己如何要创办博物馆的故事娓娓道来，“我17岁的时候从爷爷那里收到了第一块砖，被它的工艺和蕴含的工匠精神深深折服。2020年，我选择在运河的北首成立博物馆，和京杭大运河南端的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遥相呼应。”

为什么要特地在运河北首建立金砖博物馆呢？随着王忠华走入博物馆的其中一个院落，看到演示用砖和挂在一旁于一根长木柄的中央安置有砍斧的器材，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。“金砖的烧制虽然在南方，但其作为建材被运用于建筑却是在北京。顺运河而来的金砖毛砖在北京要经过砍磨加工后才能使用，和烧制金砖时的繁复工艺相同，后期的‘金砖墁地’同样是一门复杂的技艺。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编纂的《清宫金砖档案》中记载，金砖墁地既是重体力劳动，也是技艺极强的绝活儿。”

将砍磨器材取下，王忠华摆好架势，从侧上方压下斧头。斧子随着有规律的砍凿在砖块侧面逐渐切出一块完整的平面。“金砖墁地技艺主要包括‘砍磨’和‘铺墁’两部分。我现在演示的是砍磨工序，是初步将砖块修整到符合铺墁要求的一道工序。砍磨过程需要铲面、过肋、砍包灰等工序，而铺墁则需要冲趟、泼墨、钻生等工序，环环相扣，共计三十道工序。”王忠华说，在博物馆中展示有这些工序里较为直观的几道，而在古代，这些工序里任何一道出现失误都有可能让铺墁前功尽弃。

“金砖墁地的每一道工序要求都极高，比如在砍磨之后，要求砖与砖之间要达到头发丝都放不进去的无缝标准。这在缺少精密仪器辅助的古代，对工匠们来说是体力和技艺的双重挑战。”金砖墁地所蕴含的匠心，让王忠华对金砖更加喜爱，在大运河边挖漕时，他细心保留了许多金砖的残砖碎块，并将数十块拳头大小的砖块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中。

“之所以能在大运河底找到金砖残块，是因为明清两代对金砖有着严格的漕运与采办管理制度，严禁其流入民间，只能明清皇家专用。因此，如果金砖在运输的过程中出现残损，就会被打成碗口大的碎片就地掩埋在运河岸边并记录在案。”王忠华介绍，那些验收合格的金砖会全部存贮在通州，申请领用金砖前必须详细记载事由备查。不仅如此，凡领用新的金砖铺墁地面之后，原旧金砖必须如数交回，清点造册，并加以妥善保存。

如今，博物馆内珍藏了大量从明代永乐年间到清代宣统年间的御窑金砖，每一块金砖都有“生产标签”，标注有年代款识、督造官名字和窑户名字等信息。王忠华说，“金砖虽然烧制在苏州，但成器却在北京，采用的是‘南砖北墁’模式。从土坯到构成宫殿的基石，金砖是北京从大运河上‘漂’来的生动载体。”

珍藏镇馆之宝

在北京皇城御窑金砖博物馆里，有两块金砖格外引人注目。它们不仅是馆藏的精华，更是穿越六百余年时光、讲述运河故事与皇家工程传奇的无声证人。

其中一块是被称为“御窑金砖王”的特大金砖，长114厘米、宽46厘米、厚11.5厘米，尺寸之大，十分罕见。“在明清两代，金砖规格大多在六七十厘米见方，这块砖的规格和体积堪称巨无霸。”王忠华说。

“金砖王”通体呈现均匀的深青色，质地极为细密坚硬。站在它面前，最直观的感受是它的“份量”。想象一下，在数百年前，这样一块重达200多斤的庞然大物，从千里之外的苏州阳澄湖畔启程，沿着大运河，经漕船运载北上，抵达通州。

这其中的运输过程绝非易事，史料记载，如此沉重的金砖，需要至少六名壮汉协力抬运。为了保证皇家工程进度，官府往往要求窑户“多制六七倍备用”，以防运输或验收中的损耗。“金砖王”能完好无损地抵达通州并留存至今实属不易。

与“重量级”的“金砖王”不同，另一件镇馆之宝——故宫同龄的大明永乐金砖，其珍贵在于它承载的厚重历史。在砖块的侧面，清晰镌刻着“永乐”年号款识，以及督造官和窑户的名字，而今距离它们被烙下已有六百多年。

北京城自明永乐年间开启了明清两代的首都史，这块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永乐金砖，正是那段辉煌历史的实物见证。当年，正是这样一块块来自江南，精工细作而成的砖块，以大运河为路构建起了恢宏的紫禁城。

据记载，从南方来的金砖和皇木在明嘉靖七年（公元1528年）吴仲重修通惠河后都会直达通州城北（现今大光楼处）的宫廷码头。运输金砖的船上插黄龙旗，在运河上的其他船都要为它让行，足可见其珍贵及地位之高。

和只能远观的金砖不同，北京皇城御窑金砖博物馆秉持“让历史可触摸”的理念，给予游客机会直接抚摸馆内陈列的大量金砖。

当手掌轻轻覆盖永乐金砖光滑的表面，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坚实、冰凉、细腻的触感。经过数百年时光的沉淀和无数次的打磨使用，砖面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光泽，温润如玉，却又无比坚硬，凝聚了大运河南北两岸的千年记忆。

本版编辑 黄漠 校对 彭师德 刘一 鲍丽萍/绘制

本版摄影 常鸣